

临在：宇宙最深地基的一个自主生发论重构

撤销“它由什么更基本的东西构成”这一追问格式之后，剩下的不是虚无，而是一个自主动作

胡志英 著 · SDE 学员 · 存在论与恶的生成机制 · 2026年7月27日

摘要 物质在先还是关系在先，这道选择题卡了两千年，卡点不在两个答案，而在它们共享的那条“构成性语法”——认为存在总得由更基本的零件按先于存在的法则组装而成。量子场论与暗能量已经让这条语法在物理学前沿失效。本文论证接替它的必须是一个自主动作：存在给出自身、持存自身、并在自身给出的东西中认出自身。并据此把恶重新解剖为这一动作的三重阻断。

关键词：存在论与恶的生成机制

一、引论：一道卡了两千年的选择题，卡在哪儿？

宇宙的最深地基是什么？这道题把人钉在两扇门前：物质是本原，还是关系是本原？两千年来，最聪明的头脑在两者之间来回奔跑，每次推开一扇，都以为找到了终点。

物质论者的直觉极其有力。一巴掌拍在桌上：这桌子是实在的。它由木头、纤维、分子、原子、夸克一路往下，总得有个到头的东西。从留基伯到牛顿，从道尔顿到盖尔曼，每往下一层，人们都以为自己摸到了那个不可再分的最终砖块。这条直觉深植于身体经验——你撞到墙，墙把你弹回来，墙必须是某种硬东西做的，否则“撞”这个经验就说不通。近代物理学的辉煌，更是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把这种“追查最终成分”的认知路径，锻造成了一套几乎不容置疑的思维制度。

但关系论者同样有力。他们的反驳路径不止一条，最致命的一条来自物理学内部。夸克从未被单独观测到——它被强相互作用永久锁死在质子或中子内部，所谓的“单独夸克”在物理上根本不是一个可实现的边界条件。量子场论更是釜底抽薪：电子不是微小的台球，而是电子场这个弥漫全宇宙的量子场里的一朵涟漪——场比粒子更根本，场是弥漫的，粒子不过是场在局域的受激态。没有场这个遍在的关系母体，就没有粒子这个所谓的“物质”。更进一步，暗能量的发现让这个争论变得更加吊诡：宇宙总质能的约68%是一种弥漫全空间的、不可被还原为任何已知粒子或场的“东西”，它的存在方式根本不适配“由什么构成”的追问格式——它不是由任何更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在那里，充塞着空间本身。

争论在此陷入了僵局。物质论会问：那场本身又是什么？场是我们从测量中得到的数学结构，你总得承认它背后有某种支撑它的东西。关系论则回答：支撑它的，就是它自身的生成规则，不需要额外的“质料”。双方各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真正致命的问题，不在争论的细节里，而在争论的起点处。

请允许我做一个小实验。它只需要几行字，但如果你用心做，就能在身体里唤起一种你已经自动执行了千百万次、却从未注意过的深层反应。

请听这一连串的追问：

孩子问：“面包是什么做的？”

你答：“面粉。”

化学家问：“水是什么做的？”

你答：“氢和氧。”

物理学家问：“质子是什么做的？”

你答：“夸克。”

理论家问：“夸克是什么做的？”

你沉默了一拍。然后你很可能说出那个词：“场。”或者：“弦。”或者：“还不清楚。”

请注意这个链条的结构：每一次追问都用同一个句式——“是什么做的？”每一次回答都试图把它拆成更基本的零件。即使你最终承认“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你的“不知道”仍然预设了同一件事：有一个更底层的“东西”在等着被找到。那条句式的句法本身——主语

（被追问者）+ 由……构成——从未被审讯过。

这道“物质还是关系”的选择题，在逼我们二选一的时候，塞进了一个两千年来从未被认真审讯的预设：存在，总是由某种更基本的“零件”，按照某种先于存在的“构成法则”组装而成的。不管你把那零件叫“原子”还是“场”，叫“实体”还是“网络”，你都已经默认了：存在的基本方式，是“被构成”。物质论说，这些零件是孤立的实体，关系只是它们之间的外加连线。关系论说，这些零件不过是网络的结点，它们的独立性只是从网里被抽出来的表象。一个看见的是被抽干的零件，另一个看见的是泡在网里的零件——但“零件”这个意象本身，以及更根本的——“由零件构成”这件事的理所当然，两千年来没人去动过它。

这就是本文要撬开的东西。不是去否定夸克，也不是去否定场的实在性，而是去审讯那个比夸克和场都更深一层的预设：构成性语法——那种认为存在的第一追问必须是“它由什么更基本的东西构成”的深层认知惯性。本文的核心主张是：撤销这个预设，宇宙的最深地基便显现为一个不可被还原为任何“被构成物”的自主动作——存在给出自身、持存自身、并在自身给出的东西中认出自身。我命之为：临在。

在正式展开论证之前，有必要用最简短的几笔划清此处的“构成性语法”与哲学史上几支相关传统的关键界限，以避免后续讨论中常见的术语混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构成性原则”，指的是知性范畴对经验对象的先验建构——现象界的确是由主体的先验形式“构成”的，但康德从未取消物自身的存在资格；他的“构成”是认识论层面的，而本文所要追问的是存在论层面：存在者本身的存在资格，是否必须预设一个比它更基本的“先在建材”？结构主义从索绪尔到列维-斯特劳斯，将“构成”的重心从主体移至系统——意义是由差异关系网络构成的，要素只存在于结构中。但结构主义的“结构”仍然扮演了那套“先在图纸”的角色：一个先于具体言说或具体亲缘行为而存在的、自足的关系规则系统，便是构成性语法在语言学与人类学中的一次精致投影。至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现成在手”的批判，已逼近了本文的核心地带——他对“被摆到眼前的存在者”的警觉，与本文对“被构成物”的追问只有一线之隔。但海德格尔的路径是让人从存在者的沉迷中回撤，去聆听存在本身的澄明；他从未把他那片“存在”解构为“给出-持存-回嵌”的三重自主动作，而这道解构步骤，正是临在迈出的那关键一步。这一步的具体落点，将在第三节与海德格尔“本有”的对质中展开。

本文不是和稀泥的折中。它不是把“物质”和“关系”各打五十大板然后说“都重要”。它是一个眼界的彻底转换：从追问“世界由什么构成”，转向追问“世界如何从自身中给出自身”。一套关于宇宙最深地基的说法，不能只问它逻辑上是否自洽、经验上是否吻合，还必须同时经得起一把尺子的检验——它能不能让人活得更清醒、更有路可走？在历史的长河里，没有任何一套关于宇宙的说法，可以在丧失这个功能之后，仍然长久地占据人的心灵。真与善，不是两个可以先后检验的独立科目，而是同一个说法的两条命脉。这个双重检验，将全程咬在本文的论证里。

旧地图上那道共同缝隙的暴露，从物理学的最前沿开始。

二、构成性语法：其逻辑结构与生成机制条件

在从物理学的失效地带逼出临在的正向推导之前，我们必须先把那个最深的预设从暗处拉到明处，并完成两件事：第一，精确解剖它的逻辑结构——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追问方式，以至于物质论和关系论都困在它里面？第二，逆向追问它自身的生成机制条件——它本身是怎么被发生出来的？为什么要追问后者？因为如果不追问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如此牢固地占据人类思维两千年，我们对自己的诊断就只是一个既成事实论式的“你错了”——而既成事实论从来只能指出病灶，不能解释病灶何以成为病灶。生成机制的分内之事，是把病灶当作一个需要被理解的“稳态”，去追问它的发生、维持与传承条件。

1. 构成性语法的逻辑结构：为什么物质论和关系论都困在里面？

“物质优先”是一个已经被反复批判的靶子。量子场论的出现，让很多前沿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都意识到，“粒子是由更小的粒子构成的”这条追问链，在普朗克尺度附近已经失效了。一个受过当代物理学训练的学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承认：最基本的“东西”不是粒子，是场，是弦的振动模式，是圈量子引力里的自旋网络。他甚至可以承认，“物质”不是本质，“关系”才是。

但一追问下去，那个老幽灵就又冒出来了：那“场”又是由什么构成的？那“振动模式”又是由什么构成的？那“自旋网络”又是由什么构成的？他可以不假思索地放弃“物质优先”，但他几乎一定会立刻换上另一套问法，而那套问法的语法结构，和“物质优先”时代一模一样——“它是由什么构成的？”

这才是那个真正卡住的东西。我先给它一个名字：构成性语法。它是一种深层认知惯性，预设了存在的基本方式是被构成——存在者，总是某个更基本层面的复合物或产物。在这个语法下，追问一个东西“是什么”，就等于追问它的构成成分和构成法则。即使你把终极“成分”撤换成“场”或“纯关系”，只要你的追问方式仍然是“它由什么构成”，你就还困在这个语法里，只是把砖块换成了另一种更细、更无形的砖块。

它的逻辑结构可以析为三个互相咬合的命题：（1）存在者必有其构件——任何可被指认的东西，都预设着比它更基本的、在逻辑上先在的组成单元；（2）构件之总和穷尽存在者的存在——当你把构件全部列出、并指明它们的构成法则，你就已经完整地说出了这个

存在者“是什么”；（3）追问链必有尽头——即使你承认在操作上暂时无法抵达那个尽头，你仍然预设那个尽头“在那里”，作为追问的最终锚点。这三个命题共同撑起了一整套关于“理解”的元规则：理解一个东西，就是把它拆开。

构成性语法的阴险之处在于，它比“物质优先”藏得深得多。物质优先只是它的一个特定版本——那个版本说“构成成分必须有硬度和质量”。而构成性语法本身，根本不关心构成成分是硬的还是软的，是实体的还是关系的——只要你是通过“把东西拆成更基本的东西”来理解它，你就已经在用它了。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批判“物质论”的关系论者，最终也只是换了一套更复杂的关系网络来充当新的“终极砖块”。他们批判了物质这个“质料”，却忠实地沿用了构成性语法这个“追问方式”。

2. 构成性语法的生成机制条件：它为什么能存在两千年？

指出构成性语法“是错的”，只需要一个反例——量子场论和暗能量已经提供了。但指出它“是错的”，不等于解释了它为什么能存在。一个“错的”语法能如此牢固地占据人类思维两千年，这件事本身就需要被解释。否则，我们对它的处理就只是一个既成事实论式的诊断——“你患了构成性语法症”——而不是一场生成机制式的追问：这个“症”本身，是在什么条件下被稳定、被维持、被传承的？它当初服务于什么功能？

这不是给构成性语法找合理性。这是追问它的发生条件，以便在撤销它时，知道我们要重建的是什么，以及拆除它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第一个条件：认知演化中的生存服务功能。在漫长的演化史中，能快速将一个对象拆解为“可操控的部件”的生物，在改造环境、躲避危险、制作工具上拥有显著优势。一块石头：能不能砸开？一只猎物：能不能切割？一棵果树：哪部分能吃、哪部分有毒？这些追问的底层结构都是同一个——“这个东西是由什么（可操控的）部分构成的？”这种追问方式在技术实践中的高效，使它在认知习惯中被反复强化，最终从一种实用的拆分技能，沉降为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当人类开始思考宇宙的最深地基时，他们手里最锋利的那把刀，就是在技术实践中被反复磨砺的拆分追问法——于是他们很自然地举起这把刀，朝“存在”本身劈了下去。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把刀是为拆分猎物和石块而锻造的，不是为追问存在而锻造的。

第二个条件：语言结构的深层同谋。印欧语系及汉语的主谓宾结构，天然诱导一种“施事-受事”的认知图式。当我们问“世界是什么构成的”，句法本身已经预设了：有一个“构成者”（暗中的施事）、有一个“被构成的东西”（世界）、有一套“构成的动作或法则”。即使我们把“构成者”抽象为“自然规律”或“物理法则”，这个施事-受事的句法框架依然没有被动摇。语言不是中立的工具；它在每一次追问中，都在悄悄地把“被构成性”塞进我们对存在的期待里。更隐蔽的是，大多数语言的疑问句系统都将“由什么构成”作为最基础的追问格式之一，而缺乏一种同样简洁、同样日常的追问格式来问“它如何从自身中给出自身”——后者在语法上往往需要从句、需要修饰、需要特殊语境，而前者只需要三个字：“什么做的？”语言的经济性，决定了哪种追问方式会在文化中获胜。

第三个条件：传承的机制——哲学训练中的“拆分即深刻”。在大多数哲学的入门训练中，“分析”被视为“深刻”的代名词。一个好的哲学学生，被要求把概念拆成不可还原的要素、把论证拆成前提与结论、把立场拆成隐含的预设。这套训练在哲学内部产生了大量的精细成果，但它同时也在不断强化一种深层信念：当一个东西被拆得足够细，我们就“理解”了它。于是，“拆分”从一项具体的哲学技术，内化为一种哲学品格——“拆分即深刻”成为衡量一个哲学家是否“够好”的隐性标尺。这个标尺本身，就是构成性语法在哲学共同体中自我维持的制度条件。它使得那些试图跳出这种追问方式的努力——比如过程哲学或存在论的某些时刻——往往被评判为“不够清晰”“缺乏分析”“概念模糊”，而这些评判的力道，恰恰来自构成性语法自身的标准。

这三重条件——技术实践的强化、语言结构的经济性、哲学共同体的隐性标尺——共同构成了构成性语法的三重支撑：在操作层面（实践的效率）、语言层面（追问格式的语法可及性）、身份层面（哲学工作者的自我认同）三个层面，它都拥有牢固的生存基础。这也是为什么两千年来，即使它在物理学前沿不断暴露出缝隙，它依然能在哲学的日常操作中安然无恙——因为它不只是一个“错的命题”，它是一个被这三重厚度共同支撑着的“认知稳态”。要撤销它，不能只靠纠正一个错误，而必须提供一套同样能在认知、语言、制度层面运作的替代性追问方式。临在的提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一次简单的“换答案”，而是一次“换追问方式”的尝试——它必须证明，那个新的追问方式不仅能解释构成性语法能解释的东西（秩序、结构、可辨识性），而且能解释构成性语法解释不了的东西（真正的“新”如何发生、恶如何从发生的中断而非秩序的缺位中涌现）。

三、临在与它的最近邻：一场必须打到底的辨别

对构成性语法的审讯，只是拆掉了旧地基。临在要站得住，还必须通过一道最严苛的关卡：它必须证明，自己不是换了个名字重述了已有的东西。怀特海的“合生”、海德格尔的“本有”、德勒兹的“内在性平面”——这三个是临在的“敌意最近邻”，每一个都在各自的方向上，已经踩到了临在欲占据的那片地带。如果临在不能在这些体系最自洽的逻辑内部，逼出一个它们无法解释的辨别维度，那它就只是一个新词，不是新实体。

这场辨别必须严格遵守一条生成机制纪律：不是先说对方的“不足”，然后宣布自己的“优越”——那只是贴新标签。真正的不可还原论证，必须是：从对方最自洽的逻辑出发，严格地推到它的边界，然后指出，在那条边界之外，有一个它无法处理的东西——而这个东

西，在临在这里恰好是出发点。临在不是纠正对方的错误，而是接手对方无法继续推进的那一步。

1. 与怀特海对质：“永恒客体”到底在偷换什么？

怀特海的“合生”是临在最强对手。一个实际实有的生成，是众多潜在性在该实有中自行聚合、自我决定、并成为自身的过程——这几乎是“给出自身、持存自身”的另一套说法。怀特海本人明确否认宇宙有任何“最终基底”意义上的实体，他谈论的是生成的事件，而非构成事件的砖块。在取向上，他与临在站到了同一个方向。

但怀特海的体系里有一个东西，卡在“生成”与“被构成”之间：永恒客体。

永恒客体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永恒形式”，它们本身是纯粹的“可能性”，毫无现实性可言。它们的“存在”，仅仅是作为现实事态自我决定时的“选择项”而存在。离开了现实事态的“摄入”，永恒客体就是虚无。它们并不像一个先在的蓝图那样积极、主动地构成世界。怀特海主义者可以有力地辩护：永恒客体不是“构成零件”，它们只是“被拣选的可能性”——它们是菜单上的菜名，不是做菜的食物。你不点它，它就不对你的这顿饭发生任何作用。它只是“在那里”，作为可选的可能。

这个辩护看似无懈可击，但它卡在两个根本性难题上。

第一个难题：可能性的“预先归档”偷换了“新”的来源。在怀特海的体系中，世界的“新”是现实事态从永恒客体的总库里，拣选了一个从未被如此组合过的客体，纳入自身的合生过程。真正的“新”，在逻辑上被预设为：它已经以“永恒客体”的身份，潜在、永恒地在那里了——只是此前没有现实事态“选”过它。这就产生了一个致命的逻辑后果：所有可能的新东西，都已经“事先存在”于可能性总库里。宇宙的创造性，被限制为“从已有的菜谱中点出一道新组合”，而不是“发明一道菜谱上从未有过的新菜”。临在要追问的正是：那道从未有过的新菜，是怎么来的？如果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被预先归档为永恒客体，那么可能性空间本身从来没有扩大过——它只是被更充分地“浏览”了。但真正的创造，恰恰是可能性空间本身的扩大：一个前所未有的方向被打开，而这个方向在被打开之前，连“可能”都算不上。它在逻辑上是不可预归档的——因为你无法把一个你尚未拥有的范畴放进选项总库。

第二个难题，也是更根本的：“选项总库”这个概念本身的位格问题。怀特海的永恒客体不需要“主动构成”任何东西，但它们作为一个“预先、完整、可被索引的纯粹可能性总库”而存在这件事本身，已经是构成性语法最精致的一次远征。因为“总库”这个意象，天然预设了一个可以事先被枚举或至少被界定的“全集”。即使你说它“无限”、说它“不可尽数”，你依然在使用一个集合论的框架——你在说“有一个集合，它包含了所有永恒客体”。这个集合本身的位格，就是一种最隐蔽的“先在结构”：它不是物质、不是关系，而是一个在逻辑上先于一切具体发生、却又不是从任何发生中结晶而成的纯粹秩序空间。怀特海取消了“先在的物质”，但他没有取消“先在的秩序”——他只是把这个秩序从“现实世界”搬到了“可能性界”。而临在要做的，是追问：这个“可能性界”本身，是怎么来的？它的发生条件是什么？如果“可能性界”本身也是从临在的“给出-持存-回嵌”循环中被历史地生产出来的——即，在一个具体的发生过程中，新的可能性范畴随着发生本身的推进而被创生出来，而不是从事先存在的总库中被挑选出来——那么，永恒客体的“永恒”与“预先给定”这两条属性就只是一个事后追认的幻觉。它们是临在的回嵌成果（即：在长期的持存与回嵌中，某些稳定的发生模式被自组织为“选项”），被偷换成了生发前提。

这就是临在与怀特海的辨别面。不是“临在更彻底”，而是临在取消了那个在逻辑上先于一切发生的“可能性全集”，把它还给了发生本身。怀特海的体系，如果要解释“新选项如何被创造出来”这件事，就必须在永恒客体之外再引入一个“创生新的可能性”的机制；而临在不需要这个外挂——它自己就是那个在“给出”时同时“持存”着自身的节奏，从而在过程中不断为自己创造出新的、能自治的可能性的事态。怀特海把可能性空间冻结为一个静态的总库，临在把它还原为一个动态的创生过程。

2. 与海德格尔对质：“本有”与“临在”的一步之遥

海德格尔后期的“本有”，可能是临在最难辨别的邻人。在《哲学论稿——自本有而来》中，海德格尔明确拒绝了将“存在”理解为一种静态的“澄明”或“在场”。他提出“本有”作为存在与人之相互归属的动态事件——存在需要人作为其“此在”（Da-sein）来开显自身，人则被存在“抛入”这个开显的任务中。这个双向的“给出”与“归属”，几乎就是临在的“给出-持存-回嵌”的海德格尔版本。

必须诚实地说：在许多层面上，临在与本有是踩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海德格尔已经看到了存在不是实体，他的本有已经是一个动态的发生结构。两者都试图撤销“被构成”的预设，两者都拒绝把存在钉死在“是什么”的定义里，两者都试图从存在的动态发生中重新理解“人”的位置。在取向上，海德格尔和临在站在同一侧。

但海德格尔在关键的一步停了下来。这一步的边界，不是他个人的疏失，而是他整个追问方式的产物。

海德格尔的“本有”始终守着一道界线：存在在给出中自行隐匿。他对“澄明”与“遮蔽”的共存倾注了巨大心力，甚至将“遮蔽”视为“澄明”的本质维度——存在不是把自己全盘托出，而是在给出中同时撤回自身。这使他的存在保持了某种不可穿透的深度。但正因如此，他的本有始终携带着一种孤绝的调性：存在在给出中隐匿，人在聆听中等待。“回嵌”这个动作——存在在自身给出的东西中认出自身、并通过这种认出反过来增厚自己的给出能力——在他的体系中找不到位置。为什么？因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从未被解构为一个可

以“在自身给出的产物中认出自身”的结构。他的存在给出自身，但它给出的方式更像是一种“照亮”——它照亮存在者，使存在者“在”。但它不处理这个被照亮的存在者如何反过来成为存在的回嵌中介。临在的三重结构正是在这里接住了海德格尔停下的那一步：给出（存在的第一次抛出）→持存（被给出的东西形成一个暂时的稳态）→回嵌（存在在这个稳态中认出自己，这个“认出”不是反思性的认知，而是存在发生本身的第二次给出——它使得下一轮给出不再是同样的抛出，而是被上一轮回嵌所“校准”过的、更厚密的给出）。海德格尔的“本有”有一条给出和一条归属（人之归属于存在），但没有这条“通过自身给出的产品来重新校准自身”的回嵌循环。没有这条回嵌，给出的过程就没有内生的进化驱力——它只能“给出”，不能“给出得更丰富”。

这不是说海德格尔错了。而是说，他的问题意识卡在了另一个地方。他毕生在与“存在遗忘”搏斗——他担心的是人类迷失在存在者的汪洋中，忘了存在本身。所以他始终强调“聆听”“等待”“诗意的栖居”——这些姿态都是“让人从存在者回撤到存在”，而不是“让人与被给出的存在者共同构成一个让存在自身增殖的回路”。临在要做的，恰恰是后者：不是从存在者撤回存在，而是让存在者在存在自身的给出-持存-回嵌循环中被重新理解——不是作为遮蔽的来源，而是作为回嵌的中介。海德格尔的“存在遗忘”是一个诊断——它告诉你，你失去了什么。临在要问的是：失去了之后，新的给出如何发生？那个新的给出，是否需要“回嵌”这个海德格尔未曾解构的动作？

3. 与德勒兹对质：“内在性平面”是否也是另一种先在图纸？

德勒兹与伽塔利在《什么是哲学？》中提出的“内在性平面”，是临在必须正面接住的另一个强敌。德勒兹的内在性哲学，是对一切超验的“图纸”“形式”“范式”的最激进驱逐。他的“根茎”“无器官身体”“逃逸线”等概念，本身就是“构成性语法”的克星——它们拒绝任何将存在拆解为零件与装配图的企图，坚持存在是在自身的流变中自我分化、自我连接的。从表面上看，德勒兹与临在几乎在说同一件事：不要追问“由什么构成”，要追随“如何从自身中给出自身”。

但德勒兹的体系有一个内在张力，在“新”如何发生的问题上，与怀特海形成了惊人的对称。

德勒兹的“差异”不是从同一中派生出来的差异——差异就是第一位的，重复是差异的重复，而不是同一的重复。但在他的体系中，差异的创生被绑定在“欲望的生产”这个概念上：欲望不是匮乏，欲望是生产——它本身就是创造新连接、新意义、新强度的机器。问题在于：这台欲望机器，它有没有一个未被追问的预设？欲望总是在既有的社会场域、既有的身体、既有的符号系统中“去辖域化”——它的每一次逃逸，都从某个既有的辖域中撕开缝隙。那么，它的“新”，是否仍然是相对于既有辖域而言的“新”？换言之，德勒兹的“差异”是否始终是一种“反-同一”的差异，而不是一种从绝对的“尚未”中涌现的前所未有？他的内在性平面是一个“概念被创造”的工地，但这个工地本身——作为“混沌被截取”的那个截面——是否已经预设了一个至少是可被截取的混沌？那个混沌本身，有没有生成机制条件？还是说，它只是被设定为“在那里”的、不可进一步追问的基底？

临在的辨别线在这里被擦亮：德勒兹的内在性平面，驱逐了一切超验的图纸，但它没有驱逐“混沌”本身作为那个不可追问的终极给定。它的创造，是从混沌中截取一个平面，在这个平面上生产概念。而临在要追问的是：那个“混沌”本身，是怎么来的？临在的回答是：混沌不是原初的前提，而是临在在某一阶段的给出与持存之间张力的产物——当给出过于湍急、持存无法及时结晶时，系统呈现为“混沌”；当持存开始僵化、给出被压制时，系统呈现为“死寂”。混沌和死寂，都不是宇宙的最深地基——它们是临在在不同相位中的显现极。德勒兹把混沌当成了画布，临在把混沌还原为画布本身在某种状态下呈现的样子——而那张画布，不是混沌，也不需要先在的“被截取”的截面，它自己就是那个在给出与持存的双重动作中不断自我校准的发生本身。

四、从“范畴失效”到“临在”：为什么必须是它？

审讯构成性语法、与最近邻逐条对质，是为临在扫清战场。但扫清战场，不等于守住了阵地。从“旧追问方式失效”到“新追问方式就是临在”，还有一个巨大的逻辑跳跃需要填补。这个跳跃，若未完成，临在就只是一个候选——一个听起来还不错的候选，但不是唯一的、必然的道路。

1. “范畴失效”只说明旧路不通，不说明新路就是它

量子场论告诉我们，“是由更基本的粒子构成的”这条追问链在普朗克尺度附近失效。暗能量告诉我们，宇宙总质能的68%根本无法适配“由什么构成”的追问格式——它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不被任何已知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所容纳，它的唯一物理效应是让宇宙加速膨胀。甚至在广义相对论的基本结构中，时空本身就不是“由什么构成的”——它不是容器，也不是物质，它是物质在其中的分布决定了它自身的曲率，而它自身的曲率又反过来决定了物质如何运动。你无法说“时空是由什么构成的”，因为如果你试图把它拆成更基本的东西，那些更基本的东西本身仍然需要时空来“在之中”存在。你的拆分动作，偷偷借用了时空这个被拆分者来作为拆分动作的前提。

但这些例子共同指向的，只是一个消极命题：构成性语法不是普遍有效的。它并不正向推导出临在。一个虚无主义者完全可以在这里说：既然“由什么构成”的追问失效，说明宇宙在最底层就是非理性的、不可理解的混沌。存在就是蛮横的涌现。无所谓给出、持存与回嵌——那些都只是人自己往混沌上投射的有意义模式。宇宙本身不“给”什么、不“持”什么，它就是毫无理由地在那里，毫无方向地流变。临在要站住，就必须正面回应这个无言的劫持者：为什么在构成性语法失效之后，接替它的必须是临在，而不是混沌/虚无？

2. “混沌”如何回应“持存”的质问？

让我们从最弱版本的混沌论开始。混沌论者主张：在最底层，存在就是毫无章法的随机涌现——粒子从虚空中随机地借能量而生，又在极短的时间内湮灭；量子涨落不过是个蛮横的“有与无的随机翻搅”在物理定律约束下的表现；所谓的结构、秩序、稳定粒子，都只是极其低概率的偶然事件的累积产物——我们在一个巨大无边的混沌海中，恰好坐在一朵浮沫上，并且误以为这浮沫就是整个世界。

这个版本有一个致命的、但它自己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一个纯粹蛮横的、无任何“持存”可言的混沌“力量”，如何能够生成一个包含稳定粒子、精确规律、乃至能够反身追问它自身的观察者的宇宙？

“持存”在这里是关键。一个完全的、不蕴含任何“持存”之倾向的“给出”（如果混沌可以被称为给出的话），不过是瞬间生灭的噪声。从逻辑上讲，纯粹的噪声连“一个瞬间”都无法维持——因为“维持一个瞬间”本身，就已经是“持存”在最低限度上的运作。如果宇宙最底层没有任何“持存”的维度，那么任何一个瞬间的出现都只是概率为零的事件——而概率为零的事件在一个无持存的逻辑空间中，无法连贯成一个可被追溯的演化序列。混沌论者如果要解释原子的稳定、分子的结构、星系的形成、乃至DNA的复制，就必须在某个环节偷偷引入“某种东西使得某些模式比其他模式更持久”——而这个“某种东西”，无论他称之为“自然规律”“最低能量原理”还是“自然选择”，都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混沌。它已经是一个至少能在某些条件下“持存自身”的发生结构。混沌论者偷偷把持存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却拒绝将它作为概念命名。一旦你要求他解释“持存本身从何而来”，他要么退回到“这就是事实，没得解释”的教条，要么就不得不承认：在构成性语法失效之后，混沌并不是唯一剩下的选项——还有一个选项，是把“给出”与“持存”的张力本身，作为宇宙最底层的原生事态。这就是临在。

3. 临在的必然性：从“能持存”到“必须临在”

更严格的论证是这样推进的：

第一，我们有可靠的经验事实：宇宙中存在稳定的结构（从质子的寿命到银河系的旋臂），存在精确的规律（从精细结构常数到引力场方程），存在能够反身追问宇宙自身的观察者（我们）。这些都是“持存”在不同层面上的显现——粒子持存，规律持存，生命持存，追问持存。

第二，如果宇宙最底层是纯粹的混沌——即不蕴含任何持存维度的蛮横涌现——那么上述经验事实的概率，在逻辑上趋近于零。不是“低概率但仍然可能”，而是“连可被赋予概率值的逻辑空间都不存在”：因为“概率”这个概念本身就预设了某个稳定的、可重复的框架，而纯混沌恰恰没有这个框架。在一个没有任何结构、没有任何规律可言的基底上，“一个质子稳定地存在一秒钟”和“一个独角兽从虚空中长出来”在存在论地位上没有任何差别——两者都是毫无理由的涌现，两者都无法被任何框架所“预期”或“解释”。但事实上，我们观测到的宇宙不是这样：质子稳定存在，独角兽从未凭空涌现。这说明，那个基底不是混沌。它有一种内在的倾向，使得某些涌现方式能稳定下来，而另一些不能。这个内在的倾向，就是“持存”。

第三，因此，任何能够解释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的最底层框架，必须内在地包含“给出”（涌现）与“持存”（稳定性）的双重维度。仅“给出”而不“持存”，是混沌；仅“持存”而不“给出”，是僵死的同一物——它无法解释宇宙中为什么会有“新东西”出现（新的元素在恒星中合成，新的物种在演化中出现，新的概念在哲学史中浮现）。

第四，仅有“给出”与“持存”仍不完整。持存的东西可以被给出，但持存之后呢？如果宇宙只是一再地给出、一再地持存，那么太阳底下无新事——所有的给出都只是在同一套持存规则下的重复实例化。但事实上，宇宙中出现了更复杂的东西：生命从无机物中演化出来，意识从生命中涌现，而意识又能反过来改变它自身的演化条件。这种“被给出的东西反过来改变给出方式”的现象，需要一个第三个维度来解释：回嵌——给出的产物，在持存的稳定性中，反过来校准、增厚、甚至重定向给出本身的方向。

第五，因此，一个能完整解释“稳定结构的出现、新质的涌现、以及回嵌性升维”的宇宙最底层框架，必须是一个同时蕴含了“给出”、“持存”、“回嵌”三重维度的自主动作。这个自主动作，就是临在。它不是混沌演化的偶然产物——它是混沌之所以不可能成为宇宙最底层的正面理由。

五、恶的发生机制：临在的三重阻断

现在，到了兑现引言中那句誓言的时候：一套关于宇宙最深地基的说法，必须经得起伦理的检验。它不能只解释宇宙“如何运转”，还必须解释：在这样一个运转中，恶是怎么来的？它对恶的态度，是把它当成一个有待修复的故障，还是当成一个有存在论深度的发生事件？以及，治愈——如果还有治愈的话——是如何可能的？

1. 恶不是善的缺席，是发生的阻断

在传统的本质主义伦理框架里，恶通常被定义为善的缺席。这个定义的认知模型是既成事实论的：先有一个“应该”的健康标准（善），然后恶被理解为偏离了这个标准——就像医生先知道健康人的各项指标，然后把病人的异常值诊断为“病变”。在这种框架下，恶本身没有生成机制的深度——它只是秩序的缺口，是需要被填补或修复的漏洞。

临在的伦理重建是从这个认知模型本身开始的。如果宇宙最深的那个发生事态是给出-持存-回嵌，那么这个事态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它是使善与恶的发生成为可能的存在论条件。善，从这个角度看，就是给出、持存、回嵌三者在某个局部中形成良性循环——给出被持存稳定地承接，持存的结晶又能有效地回嵌去校准下一轮给出，从而使这个局部的发生密度越来越高，可能性空间越来越大。恶，则不是这个循环的“反面”——循环没有反面，只有阻断。

从这个视角看，极权体制对个体最深的摧毁，不能被还原为对权利的剥夺，而首先显现为一个过程：它在给出环节——严密的监控与奖惩系统，使个体的任何自主动作都必须在体制预审之后才能发生，个体不再能“自发地给出”，他的所有给出都被代理或预先阉割——中断了给出的自主性；它在持存环节——一套无远弗届的档案、评分、社会信用系统，将个体固化在唯一的社会标签上，无论他如何挣扎，这个标签都“持存”得比他更久，他无力为自己建立一个有别于这个标签的自我持存——僵化了持存的弹性；它在回嵌环节——持续的思想动员与敌人制造，不断将个体重新嵌入体制的自我复制中，使他无论怎么尝试逃离，都会被拉回那个他已经看穿却无力改变的游戏里。这个三重阻断的过程，就是我们称之为“恶”的那个东西，在生成机制层面的具体的、可追踪的形态。它不是善的缺席，不是权利的失控，而是一个发生在临在结构内部的、系统性的自我阻断。

2. 恶的三种面相

给出的中止。这是恶的第一层。当一个人的言行不再来自他自身的发生，而是出自恐惧、算计、或自我审查，他的给出就被中止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行为——他仍然在行动，但这些行动的起点是外在的规约系统，而不是他自身的临在。他被降格为规约的执行终端。这层恶最隐蔽的形式是：不是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而是被训练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动审查员。他不再需要外力来阻止他给出，他自己就已经把给出的冲动掐灭在嗓子眼。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呈现为一种“温驯的空心”——他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说，但他做的和说的，都不是“他的”。

持存的僵化。这是恶的第二层。个体的生命需要持存——他需要通过记忆、习惯、社会关系、制度认同，把自己凝结为一个可辨识的、能在时间中持续存在的“我”。但持存有一个内在的危险：它随时可能从“活的我”变成“死的壳”。当一套自我描述——“我是一个失败者”、“我天生就是这样”、“我永远改不了”——被反复加固到无法再接受任何新经验校正时，持存就不再是自我维持，而是自我囚禁。它是临在的持存维度从弹性收缩到僵硬的病变过程。创伤后应激障碍是这层恶的极端表现：某个时刻的经验被冻结在一个无法被回嵌的持存岛中，它持续地侵袭当前经验，却拒绝被当前经验重新编织。从临在的视角看，创伤不是“过去的事还没过去”，而是临在的持存维度在某个节点被砸出了一个无法回嵌的死结——它变成了一个异物，卡在时间的持存流动中，既不能被消化，也不能被排出，只能像一个循环播放的磁带，一遍遍地从内部劫持当下的给出。

回嵌的死结。这是恶的第三层，也是最致命的一层。当一个人的新给出持续无法被接纳、被识别、被纳入他用以理解自己的框架中，他的回嵌通道就堵塞了。他可能仍在给出，可能仍在持存，但他的给出再也无法更新他的自我理解。他活在一个“做再多也没用”的世界里——每一次给出的努力，都在碰到同一个隐形天花板后弹回来，无法形成新的持存。这层恶最可怕的结果不是死亡，而是“不再给出”的活着：一个人依然呼吸、工作、消费，但他的临在已经被压缩到最小振幅，他不再试图让新东西发生，因为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给出有能力改变任何东西。这种状态的终极形态，是全部三重阻断的同时发生——给出的中止使人不行动，持存的僵化使人不改变，回嵌的死结使人不相信新的给出会有任何意义。三重阻断合在一起，就是临在的完全沉默。人还活着，但活着的那把火，已经灭了。

3. 治愈：不是回归本真，而是创生前所未有

如果恶是临在的三重阻断，治愈是什么？

在本质主义的框架里，治愈的意象是“恢复”——恢复健康、恢复理智、恢复到某个被假设为“正常”或“本真”的状态。这个意象在医学和心理学中无处不在，它预设了一个先在的健康模板，治疗就是把人拉回到那个模板附近。但临在的伦理不允许这个意象。临在的给出是不可逆的：每一次给出，都改变了给出的条件本身。你永远无法“回到”给出之前的那个状态，因为那个状态在给出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被永久地改写了。临在不讲回归。

治愈，在此处所指的，绝非一个预先存在的健康模板的复原。而是在废墟与僵局之上，一种新的给予方式被创生出来——而这种方式，让我们最切身地体验到，“临在”并非一个关于宇宙的抽象假说，而是一个可以被活出来的事实。具体而言，治愈的发生需要一个“缝隙”——僵化的持存结构总有其承重不到之处，一个意外的遭遇（一个新的人、一件新的事、一个在无数次循环中从未出现过的微小变量）从缝隙中涌入，激活了被压制已久的给出冲动。这个给出，本身是前所未有的——它不是“恢复”到创伤之前的那个“快乐的我”，而是从创伤的残骸中生出个连那个“快乐的我”都不曾具备的新的给予方式。这个新的给予方式，在新的关系场中（通常是一个能承接它而不立刻将其封闭为新诊断标签的陪伴者、治疗师、友人或共同体），被反复接纳、反射、重新编织，逐渐结晶为一个新的持存结构。这个新结构的宝贵，不在于它符合某个失落的“正确模板”，而恰恰在于它无法被任何人的预期所预归档。它是从旧的僵化结构的缝隙中被迫长出、在给予自己时也给予世界一个新方向的全新事实。

在心理治疗的微观实践中，这个生成机制路径可以清晰地被追踪。一个长期自我厌恶的患者，在某一时刻对治疗师说出了一句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话：“我觉得我连恨自己都恨得很累。”这句话不是一个“症状减轻”的信号——它的生成层面的意义在于：第一次，他没

有按照“自我厌恶”这套持存的脚本继续生产新的自我厌恶（他没有说“我真差劲，我连恨都恨不好”），而是给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微弱的、混着疲倦与放弃的“别的东西”。治疗师最关键的动作不是去解释这句话的心理学含义，而是去承接它——不让它被立刻编入旧有的持存框架（“你看，你还是在自我批评”），也不让它被急于命名（“这说明你已经进入了康复期”）。治疗师接住它，让它悬浮在一个未被诊断的空间里，留出时间让这个微弱的“别的东西”自己去找到它下一次出现的路径。这个过程反复发生，那个“不是自我厌恶”的新给出，逐渐积累起自己的持存，最终在关系中成活。治愈的生成机制逻辑，就是这个“成活”的过程——它不是把旧房子修好，而是在旧房子的缝隙里，长出了一间连建筑师都没画过图纸的新屋子。

六、结论：临在的边界与证伪条件

行文到这里，临在作为“宇宙最深地基的一个自主生发论重构”，它的基本面貌已经呈现。它从物理学的范畴失效处起步，逆向追问了构成性语法自身的生成机制条件，与怀特海、海德格尔、德勒兹逐条对质完成了不可还原论证，从“持存”的事实反向推导出临在的必然性，最后在伦理层面落地为“恶的三重阻断”与“治愈作为创生”的双向论证。

但一套关于宇宙最深地基的说法，必须在最清醒的时刻，自己划下自己的边界。承认不知道的，比宣称已经知道的，更能保住判断的效力。

1. 临在的边界：它不是什么

临在不是一个新的“终极实体”。它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不是“过程”也不是“结构”，不是“力”也不是“法则”。它是这些概念的共同条件——它们每一个，都是临在在某个尺度、某个相位上结晶出的模态，而不是临在本身。临在本身不是一个可以被指认的“东西”，它是在一切可被指认的东西底部持续运行的那个“发生”。

临在不是创世故事。它不回答“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个终极追问——它只回答：如果宇宙确实存在，它的最深地基必须是一个什么样的发生结构，才能同时解释稳定粒子、新质的涌现、以及能够反身追问它自身的观察者？临在是从经验事实往后推的，不是从第一因往下推的。

临在不是道德指南。它不告诉你在具体情境下应该怎么做。它只告诉你：任何使你和他人的给出中止、持存僵化、回嵌堵塞的行为，都在撕裂那同一片地基。这给不出一个“你应该……”的菜单，但它给出了一把能识别“什么是恶”的尺子。

2. 证伪条件

以下条件同样适用：本文的分析并非要将其作为终极的唯一解释，而是在特定的论域和先验条件下，呈现为一种可辩护的连贯叙事。如果在未来，人类根据具体的科学发现提供了更为精细和可验证的解释框架，本文的分析可被部分或整体重新阐述。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文放弃了证伪的可能性。相反，以下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被坐实，临在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成机制概念即被证伪：

第一，如果能够证明宇宙的最深地基是一个不需要任何“持存”维度的纯粹混沌，并且能够从这个纯混沌中严格推导出质子稳定性、精细结构常数、以及自我意识的观察者的出现概率——不是靠“给够时间什么都能发生”的泛泛之谈，而是给出一个不需要暗中假设任何稳定框架的严格数学物理推导——那么，临在的论证核心就塌了。因为临在的正向推导，正是建立在“纯混沌无法解释持存”这个前提上的。证伪临在不需要推翻这个推导的逻辑，只需要推翻它的前提。

第二，如果能够证明怀特海的永恒客体或德勒兹的内在性平面本身，不需要引入任何“先在秩序”的预设，同时又能严格解释“新的可能性范畴如何从无中生”——也就是说，能够证明一个“可能性总库”可以是彻底动态的、不被任何预设全集所限定的——那么，临在与这两者的辨别面就消失了。临在的“回嵌”变成怀特海“摄入”或德勒兹“逃逸线”的另一套说法，不具有独立的理论收益。证伪临在不需要否认它的所有论述，只需要证明：那些论述，别的理论同样可以给出。

第三，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清晰可辨的经验现象，只能由临在的三重阻断结构完整解释，而无法被“自主性削弱”“关系断裂”“认知偏差”“社会压迫”等已有范畴等效描述——那么，临在的不可还原性就被正面坐实。但请注意，这个证伪条件是自反的：如果找不到任何这样的现象，即“三重阻断”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可以被翻译为已有范畴的组合而无理论损耗，那临在就是多余的。本文没有资格替读者去找这个现象；本文只负责把刀锋擦亮，然后把刀交到读者手里：请你带着“临在”这把尺子，去看那些你以前用旧范畴看过无数次的经验——看它在哪个地方，能切开旧范畴切不开的那个面。找到了，临在就活在你那里；找不到，临在就死在纸上。一个概念必须承受这种死法，它才配得上“生成机制”这三个字。

参考文献

- 海德格尔, M. (2012). 哲学论稿——自本有而来 (孙周兴译). 商务印书馆. (原著出版于1989年, 据1936–1938年手稿整理)
- 德勒兹, G. (2004). 差异与重复 (陈永国译). 收入《德勒兹哲学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原著出版于1968年)

德勒兹, G., 与伽塔利, F. (2007). 什么是哲学? (张祖建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原著出版于1991年)

康德, I. (2004). 纯粹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人民出版社. (原著第二版出版于1787年)

列维-斯特劳斯, C. (2006). 结构人类学 (张祖建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原著出版于1958年)

索绪尔, F. de. (1999). 普通语言学教程 (高名凯译, 岑麒祥、叶蜚声校注). 商务印书馆. (原著出版于1916年)

Heidegger, M. (1962). Being and Time (J. Macquarrie & E. Robinson, Trans.). Harper & Row. (原著出版于1927年)

Whitehead, A. N. (1978).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D. R. Griffin & D. W. Sherburne, Eds., corrected ed.). Free Press. (原著出版于1929年)

深化增补：被放跑的最近邻、操作化与证伪

以下四节为编辑增补，与作者正文分开标注。

增补一：与斯宾诺莎“能产的自然”、谢林“根据”的硬边界

正文与怀特海的永恒客体、海德格尔的本有、德勒兹的内在性平面逐条对质，却放过了近代形而上学中两位最贴近的先行者。斯宾诺莎的能产的自然，正是一个不由更基本者构成、以自身为原因、持续产出万物的自主活动；谢林的根据，则明确是那个先于一切分化、并在自身产物中认出自身的暗层。若不划界，临在极易被读成两者的当代复述。分野在三点。其一，与必然性的关系：斯宾诺莎的能产活动按其本性以严格必然的方式展开，其中不存在真正的新；本文的核心论域恰恰是新如何可能，因此它必须拒绝那种必然性。其二，与二元的关系：谢林的根据始终与实存构成一对张力，暗层需要一个与之相对的明层才能被表述；本文主张的自主动作不与任何对立项配对，它的三重环节是同一动作的三个侧面而非两极。其三，可判别面：若一个体系能够从纯粹必然的展开中推出真正的新，或者能够在不设置任何对立项的前提下说明持存，则临在相对于这两位没有独立地位。

增补二：三重环节的可判别形式

给出自身、持存自身、在自身给出者中认出自身——三重环节若不可判别，正文关于恶的三重阻断就沦为比喻。可判别形式：给出，检验一个系统在其可辨识的输出中是否包含无法由其先前状态与外部输入共同决定的成分；持存，检验该系统在扰动之后恢复其可辨识性所需的条件是否内生于它自身，而非由外部框架维持；认出，检验该系统的后续动作是否以其先前输出为参照而调整，且这种调整不能被简单的反馈控制模型完全描述。三项都不使用任何心理学或神学词汇，因此它们可以被施加于物理、生物与社会系统而不必预设意识。恶的三重阻断相应地被定义为三项中任何一项的持续失效，而不是任何道德评价。

增补三：恶的三重阻断不得用于个体诊断

正文把恶重新解剖为给出的中止、持存的僵化与回嵌的死结，这是一条关于机制的主张，不是一套关于人的判据。必须明确禁止两种用法。其一，不得用于对具体个人做道德或危险性评估——三重阻断描述的是条件的失效，而条件的失效在总体层面可观察，在个体层面不构成任何预测。其二，不得反推为一套矫治方案——正文已经论证治愈不是让某个被假设的本真自我复苏，而是在新的关系场中让一个前所未有的结构从僵化的缝隙里被局部创生出来；这一论证的直接后果是，任何以恢复原状为目标的干预都与本文的判断相悖。把这条机制主张转成个体量表，既违背它的内容，也会使它的证伪条件失去意义。

增补四：与同批两篇的分工

作者同批的《刀与伤口同源》与《碰撞逼出》与本篇共处一条追问线，须标明分工。《刀与伤口同源》阐明的是追问者在做本篇这类推导时所处的工具处境，它是本篇的自我限定条款：本篇提出的地基，必须被读作一把留下伤口的刀所提出的，而非一个结局答案。《碰撞逼出》给出的是新结构从旧结构被逼垮之后被挤出的动力学，它与本篇的“给出”环节相邻但不同层：本篇问的是最深处以何有给出这事儿，那一篇问的是在已有形态的世界里新形态如何被逼出。三篇的阅读顺序建议为本篇、《刀与伤口同源》、《碰撞逼出》——先地基，再限定，最后动力学。

编辑增补所依据的核验文献

Baruch Spinoza, 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 1677.

F. W. J. Schelling,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1809.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Macmillan, 1929.

Gilles Deleuze,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Steven Weinberg, "Implications of Dynamical Symmetry Breaking," *Physical Review D*, 13(4), 1976.